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forest. In the upper portion, the trees are dark and skeletal, with a hazy, grey sky. In the lower portion, the forest is lush and green, with sunlight filtering through the trees. A person wearing a red backpack and a mask is walking away from the viewer on a path. In the background, a small, dilapidated house is visible among the trees.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contemplative.

Emmanuel Lepage

# UN PRINTEMPS À TCHERNOBYL

## 切尔诺贝利之花

[法] 艾玛纽埃尔·勒巴热 绘著  
郭佳 颜箐 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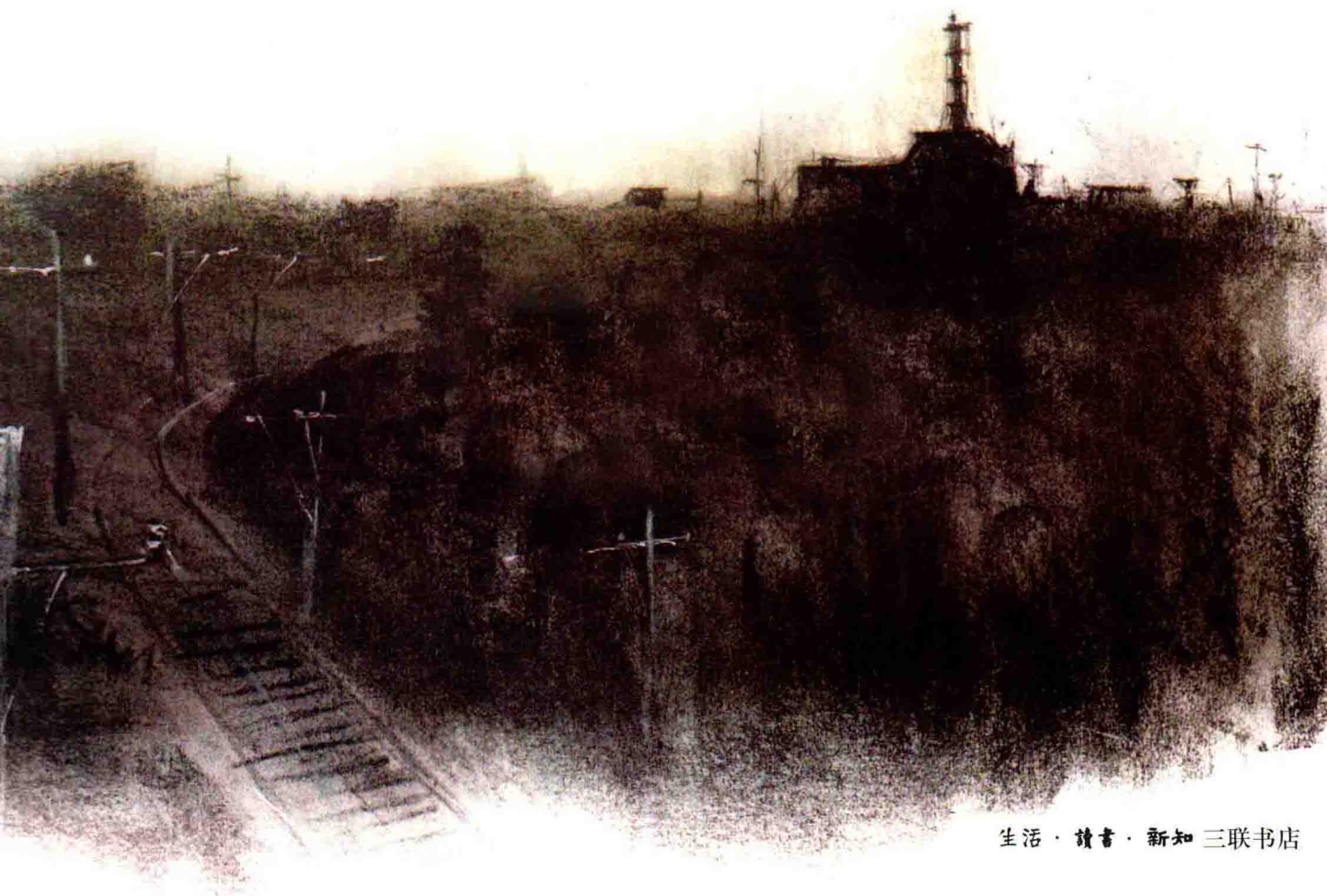
# 切尔诺贝利之花

[法] 艾玛纽埃尔·勒巴热 绘著

郭佳 颜箏 翻译

Emmanuel Lepage

# UN PRINTEMPS À TCHERNOBYL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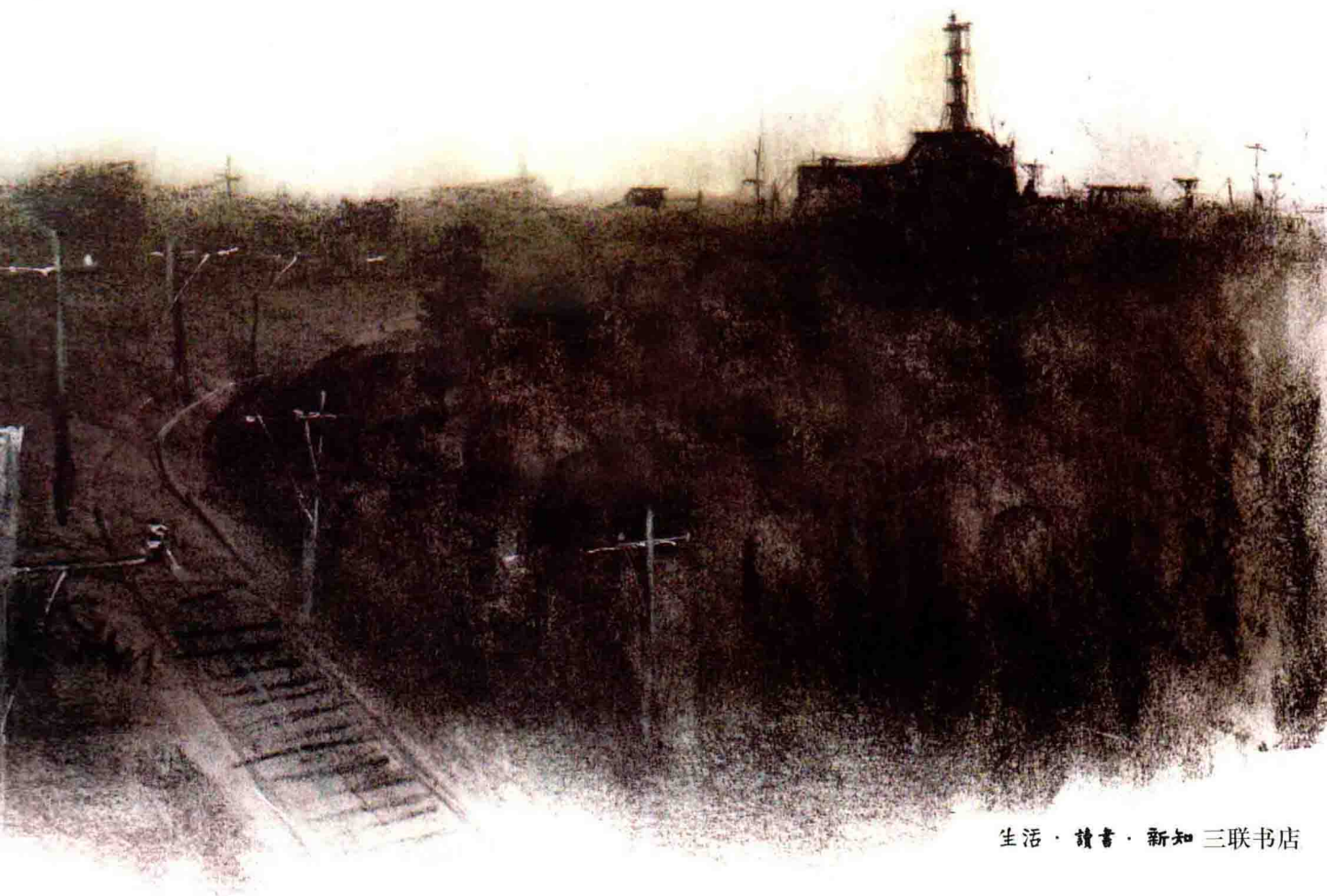
# 切尔诺贝利之花

[法] 艾玛纽埃尔·勒巴热 绘著

郭佳 颜箐 翻译

Emmanuel Lepage

# UN PRINTEMPS À TCHERNOBY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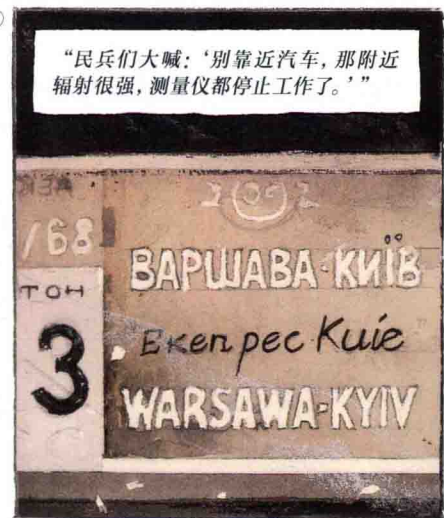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美无非是可怕之物的开端，  
我们尚且承受，我们如此欣赏它，  
因为它泰然自若，不屑于销毁我们。  
每一位天使都是可怕的。

——《杜伊诺悲歌》，赖内·马利亚·里尔克 著，林克 译



“快关上天窗……核电站着火了。我马上回来。”



“民兵们大喊：‘别靠近汽车，那附近辐射很强，测量仪都停止工作了。’”



“这所医院里的医生、护士纷纷病倒，还死了许多护理人员。但这件事没有人知道。”

“我怀孕了，可我怎么就能就这么离开呢？丈夫求我说：‘走吧，为了我们的孩子！’”

“道路上摆满了路障……火车也停运了。”

注①：华沙-基辅

“他们睡觉的地方都有超强的辐射。辐射太强了，连测量仪都停了。”

“皮肤粘膜开始层层脱落……就好像白色的枯叶……”

“我爱他！”

“我的衣服、背包、钱包、鞋，都很烫。”

“亲爱的！千万不要碰我！千万不要吻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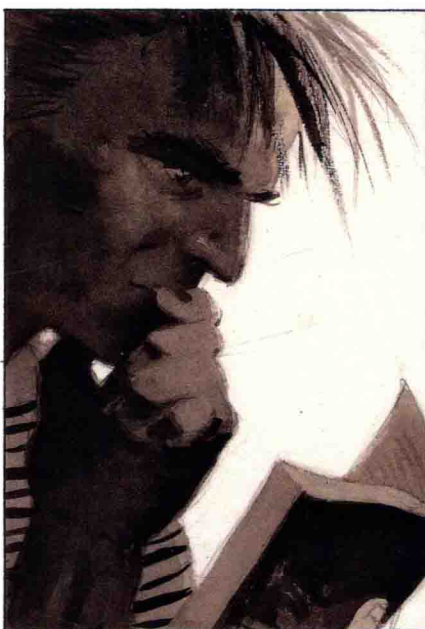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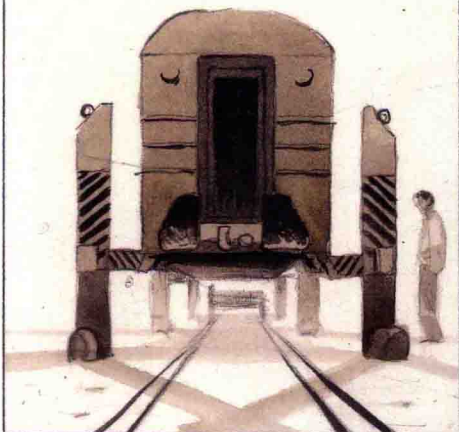
“胳膊上和腿上的皮肤都慢慢裂开了口子，浑身起满了疱疹。”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爱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放射性物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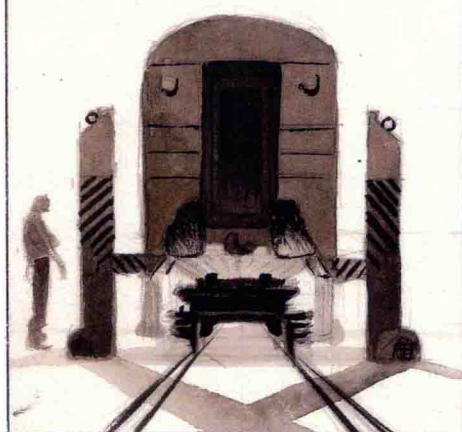
我们这是在哪儿？

在边境吧。  
换车轴了。

“他浑身上下都是问题。肌肉已经变松，一抬他的胳膊，骨头轻易就错位了。”



“肺和肝被一小块一小块地吐出来……最后他被自己的内脏活活憋死……”



你听听，  
吉尔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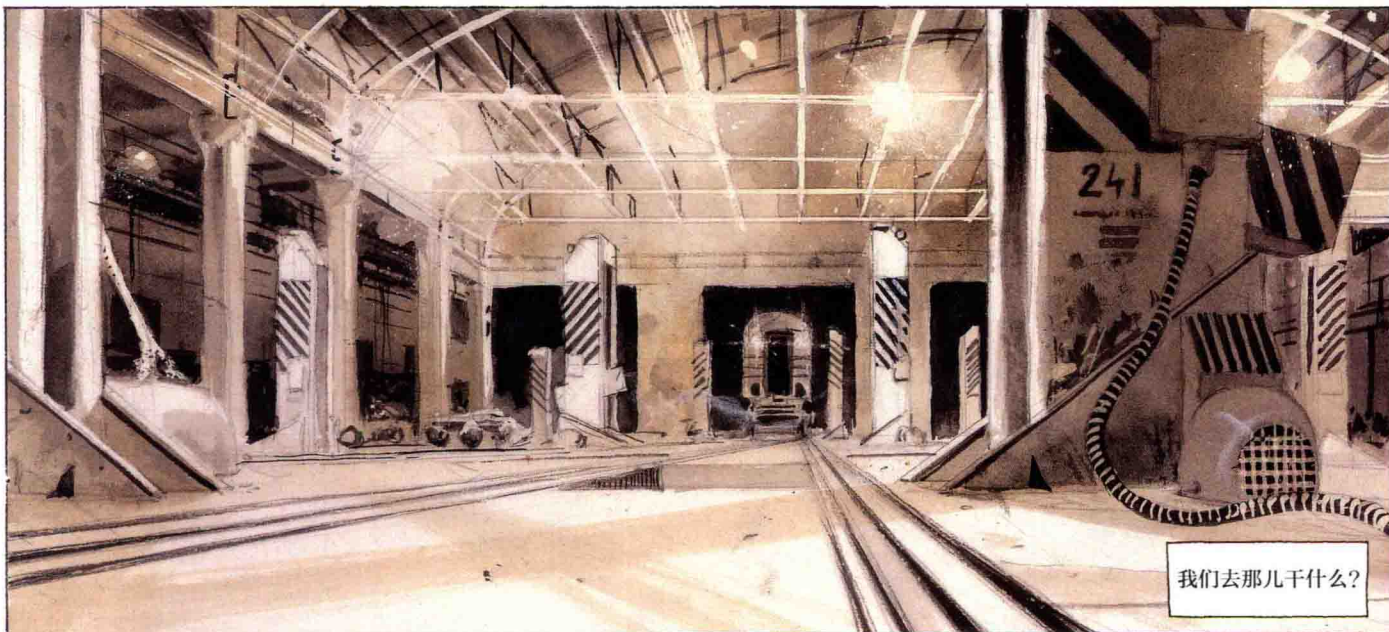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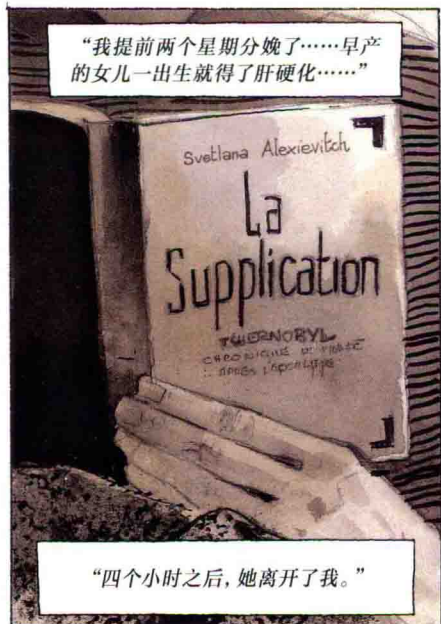
“尸体被放进一个塑料袋，扎好口，然后装进一口木质棺材里，连制服都没有脱下来……木棺材外面再套一个非常厚的透明塑料袋……最后被放进一个锌质的棺材里。”



“我提前两个星期分娩了……早产的女儿一出生就得了肝硬化……”

Svetlana Alexievitch  
**La Supplication**  
TCHERNOBYL  
CHRONIQUE D'UN  
... après l'apocalypse

“四个小时之后，她离开了我。”



我们去那儿干什么？

2008年4月29日凌晨，我们在波兰与乌克兰边境的邮局。

“食物也受到了辐射变成了白色，像被撒上了白面包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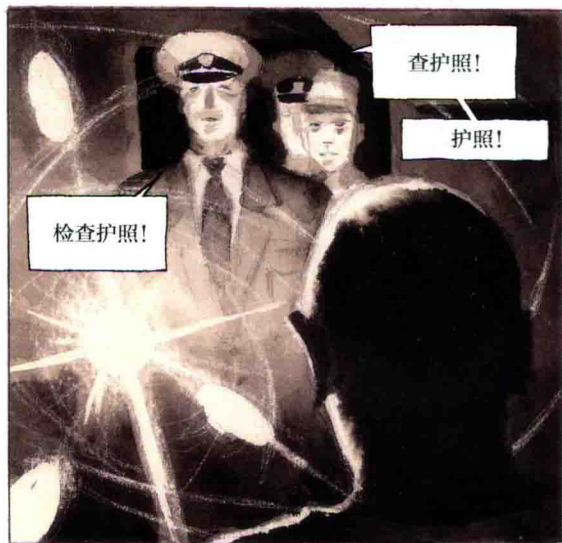
“鸟疯一样地向汽车挡风玻璃撞去，让人以为它们瞎了疯了……像是在自杀。”



查护照!

护照!

检查护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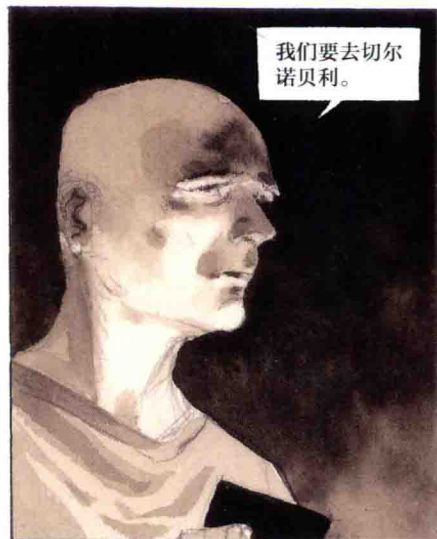
啊! 是法语，  
法国人?

你们来  
干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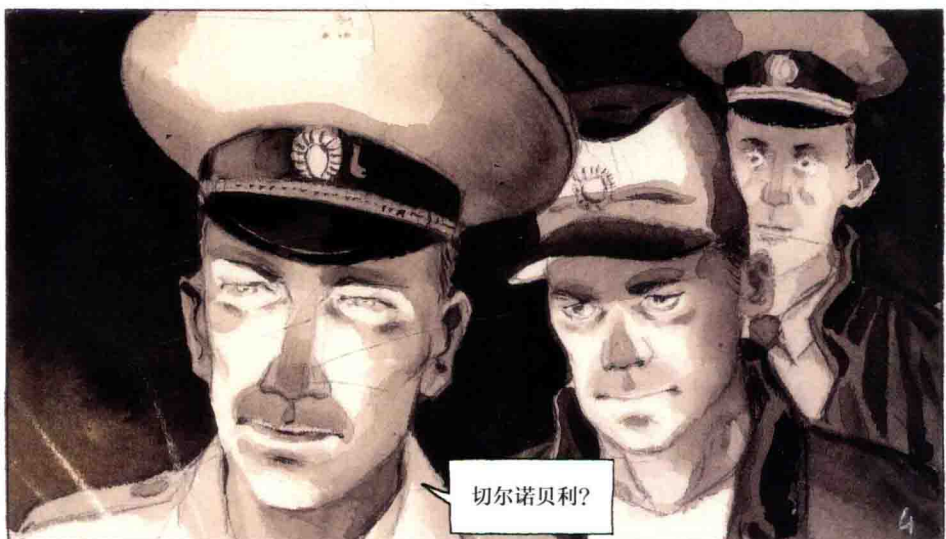
呃，我们是艺术家，  
呃……画家。



我们要去切尔  
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





“自动装置不再运转，所有的仪器、机械都无法正常工作。但我们工作人员却还像往常一样坚守岗位，我们感到很自豪！”

“下班后，我们一到家就按照要求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扔进垃圾箱。”

“儿子求我把棒球帽给他，我给了他，他美滋滋地戴着。”

“两年后，儿子被诊断出脑瘤……”

“四月的雨是多么温和啊……雨滴滚落下来，仿佛一粒粒水银。核辐射应该是无色的，但路上的水注绿一片黄一片的，闪着荧光。”



“即将离开的那一刻，我把母亲墓边的一小撮土装进我的手袋。跪在母亲的墓前，我说：‘原谅我离您而去。’人们纷纷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自家房梁上、栅栏上，还有门口的沥青马路上。”

1986年4月29日。

电视二台的新闻。

“这是一场事故，偶然事故——这是官方对事件的初步定性——一场造成伤亡的偶然事故。”

“对周六晚上到周日凌晨发生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塔斯社发布的消息就仅此而已了，这座电站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有一百多公里。”

“美国合众国际社采访到一些事故见证者和救援队员，预测这起核事故将造成至少2000人死亡。”

“这座被认为是最安全可靠的核电站于两年前投入使用，是苏联先进技术的骄傲。它有四个核反应堆，平均发电量为1000兆瓦。”

“到周六，四号反应堆的堆芯已经开始熔融，冷却系统完全失灵，产生的辐射影响到了几百公里以外……”


4月30日。

“这是一组由美国民用陆地卫星所拍摄的照片。上面显示，另一个反应堆在今晚也会开始熔融。”

“这是事发当时苏联政府公布的第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房顶已经被反应堆喷出的热浪毁坏。”

“西方核专家称，死亡人数应该达到几百甚至上千，但苏联政府公布说，只有两人死亡。”

这场数字战争才刚刚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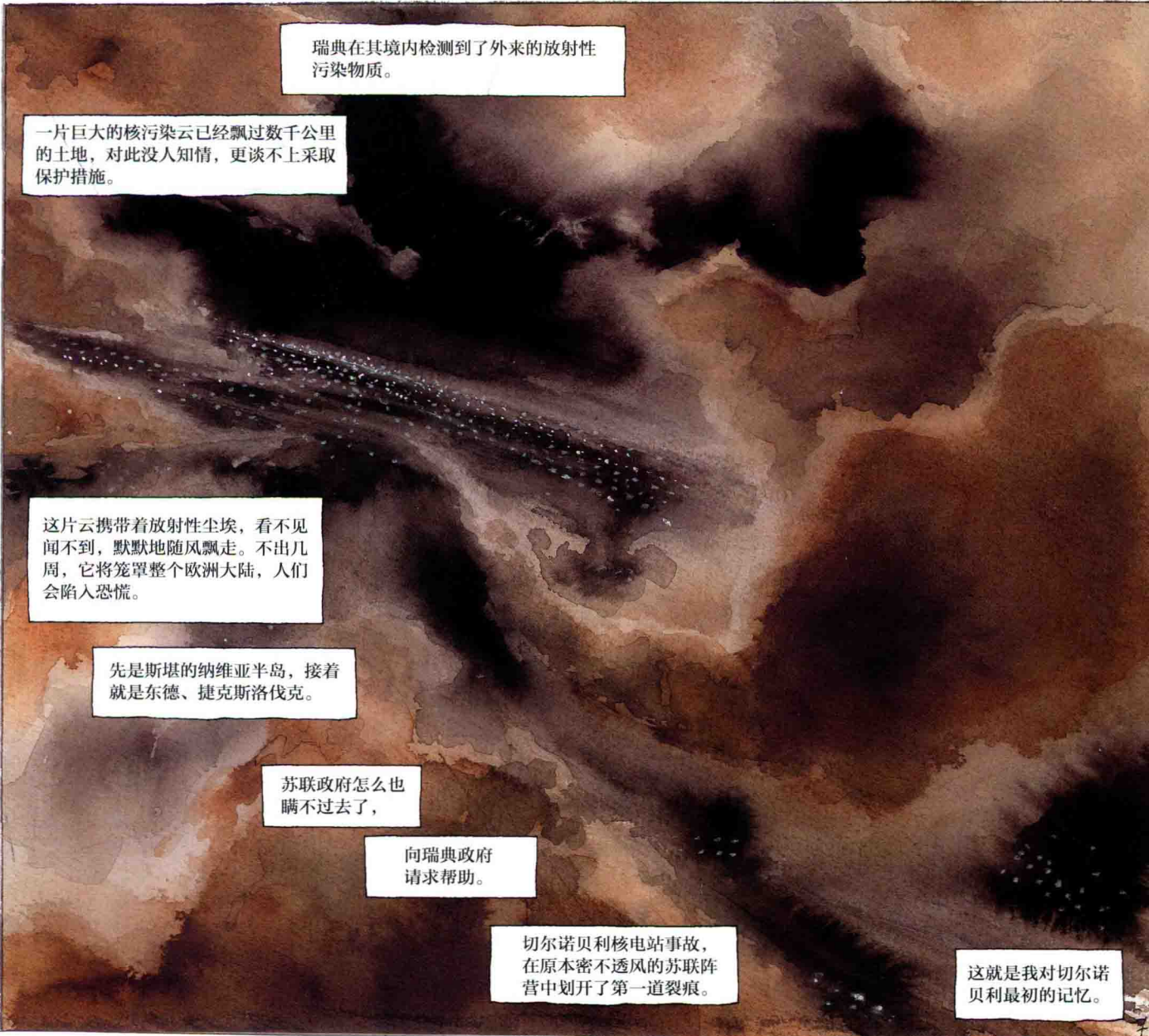


1986年4月，  
我19岁。

全球两大集团  
仍在对抗之中。

这就是所谓的  
“冷战”。

唯一能确定的是：在铁幕另  
一边的苏联，发生了灾难性  
的事件。



瑞典在其境内检测到了外来的放射性  
污染物质。

一片巨大的核污染云已经飘过数千公里  
的土地，对此没人知情，更谈不上采取  
保护措施。

这片云携带着放射性尘埃，看不见  
闻不到，默默地随风飘走。不出几  
周，它将笼罩整个欧洲大陆，人们  
会陷入恐慌。

先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接着  
就是东德、捷克斯洛伐克。

苏联政府怎么也  
瞒不过去了，

向瑞典政府  
请求帮助。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在原本密不透风的苏联阵  
营中划开了第一道裂痕。

这就是我对切尔诺  
贝利最初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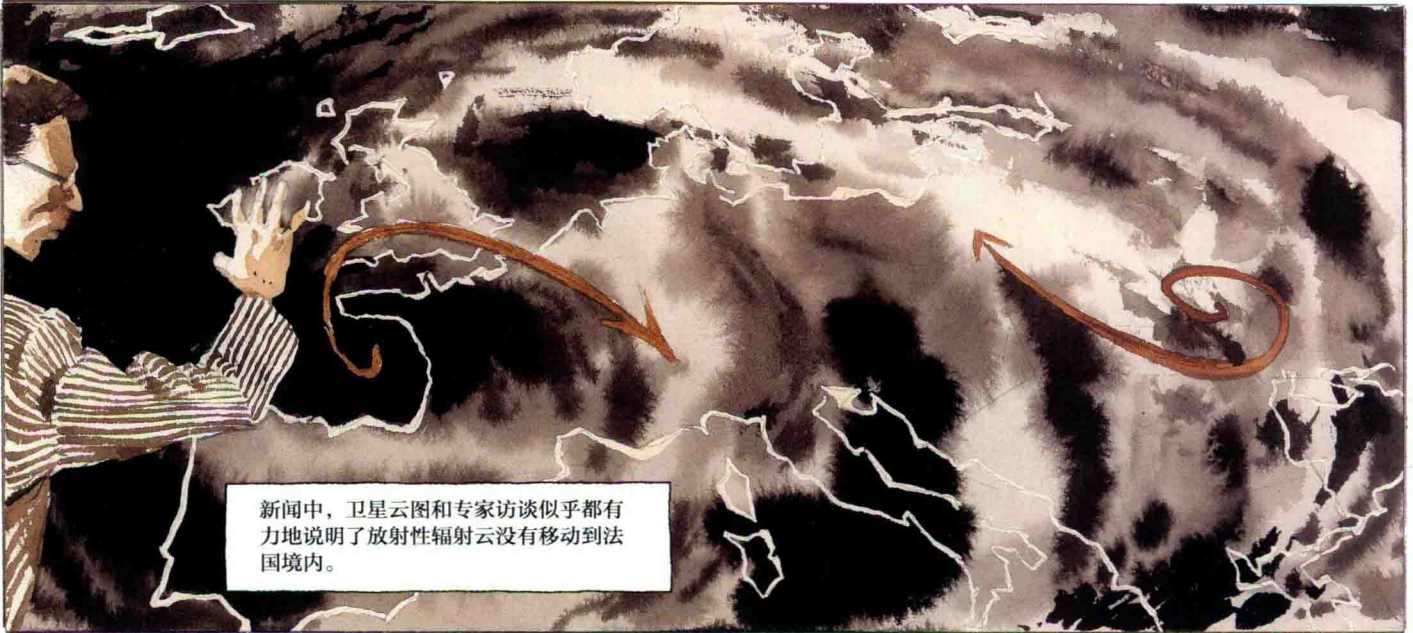
从东欧来的车辆经过西德和奥地利边境时都要安检。必要的话会进行冲洗，运输的生鲜食品和货物都要经过仔细检查。



德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意大利停止了一切生鲜货物的交易，活牛都被关在牛栏里。



而法国毫无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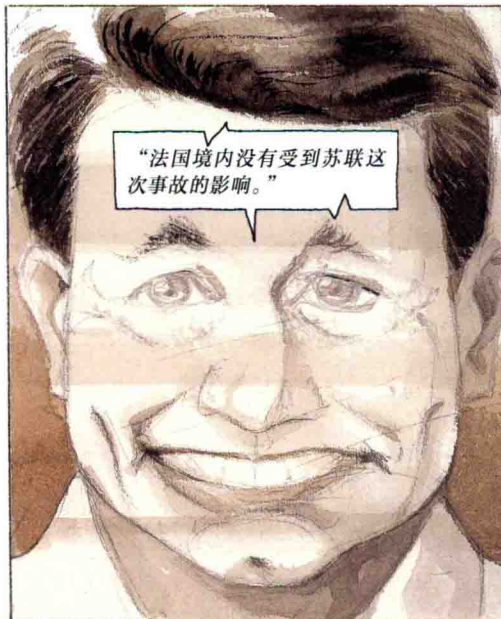
新闻中，卫星云图和专家访谈似乎都有力地说明了放射性辐射云没有移动到法国境内。

一些法国政要或许是被此误导，极力说服民众，表示情况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糟糕。



“我们没有向大家隐瞒任何事情，因为眼下并没有什么安全风险，大家没必要担心。”

“法国境内没有受到苏联这次事故的影响。”



过不了几周，法国当局就会发现，其实巨大的污染云已经穿越了整个法国，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受到铯137的污染。



这些新鲜蔬菜携带了放射性物质，在法国却像往常一样买卖着。

看来，他们更担心短期内会受到连累的国内农业市场，而对于未来可能受到威胁的健康问题并不以为然。

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被曝光后，法国境内大量核电站的安全性也受到了质疑。

这点必须向民众有所交代。

“现在我们在河畔圣洛朗，这里对于核事故都备有应急预案，而且附近居民也知道一旦发生核事故该如何应对。”

“非常感谢法国电力公司今天能向我们敞开大门。显而易见，核安全是当下法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截止到1986年，法国共有16座核电站（到2012年，共计19座、58个反应堆。如此大的规模，让法国成为了世界上人均核发电量最大的国家）。

二战以来，为了保证能源上的自给自足，法国开始全面推动核电发展。这种情况下，质疑这个以政治和工业发展为目的的选择，是非常荒谬的。

核工业是法国工业的象征，是整个国家的骄傲。

一直以来法国宣称，本国核工业成本低、无污染、安全性高。

而在他们的描述中，苏联的核工业设计陈旧，整个核工业系统正在走下坡路。

苏联开始发生变化。

“这次事故后的最初几天，美国单方面坚持自己对事故的分析和预测，但现在他们动摇了。如果‘骗子’苏联政府说的是事实呢？”

此次核事故共造成两人死亡，一个反应堆被关闭。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主张的开放政策，因这次核事故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核泄漏事故加速了苏联的瓦解。三年之后，柏林墙倒塌。

在乌克兰，事故发生36小时之后，苏联政府将普里皮亚季城内的48000名居民转移了出去。

共动用了1200辆客车和200辆卡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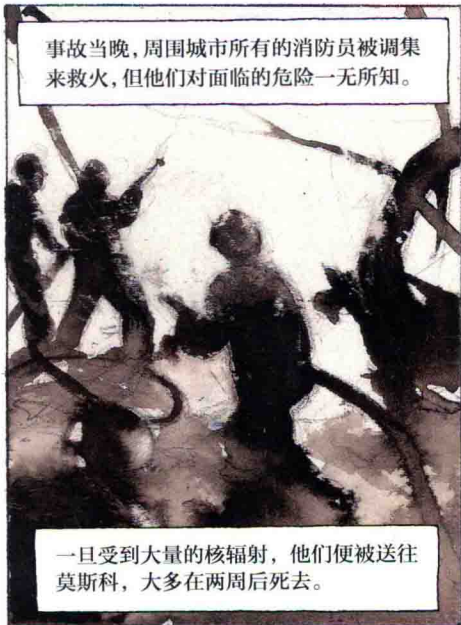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几天，暗火并没有熄灭。

处于熔融状态的核反应堆有可能渗入地下并到达含水层，整个欧洲笼罩在核污染的阴影中。



苏联政府承诺说，撤离只是暂时的，最多两三天。实际上，撤离是永久性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有35万人从核污染区撤走。



事故当晚，周围城市所有的消防员被调集来救火，但他们对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

一旦受到大量的核辐射，他们便被送往莫斯科，大多在两周后死去。



十多架直升机被调来加入救火行动，他们顶着核辐射的炽热，向下投放了数吨沙子、硼化物和以水以扑灭大火。

得需要九天的时间才能将火扑灭。



我模模糊糊记得，有些救援人员穿梭在核电站厂房顶上，将爆炸产生的瓦砾扔向一个洞里。用不了两分钟，这些碎片就可以致人于死地。

他们被称作“清理人”。



你看不到他们的面孔。

苏联政府调集数十万人开展救援和清理工作。

有士兵、科学家，还有共产党员。

大概有50万到80万“清理人”参与了整个救援工作。具体数目不详。

“清理人”们拼命奋战数月，用无数吨钢筋混凝土在反应堆爆炸缺口外建造了保护性的封闭建筑，这就是俗称的“石棺”。

他们对核污染区的所有房屋进行冲洗，以阻止呈灰尘状的放射性物质继续飘散。

周围已经清空的村庄一律掩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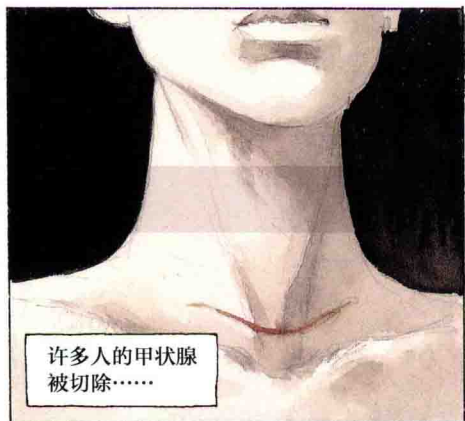
所有救援时使用的工具都受到重度辐射——直升机、推土机、卡车、管子、面罩、防护服……

一时间，核电站周边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高科技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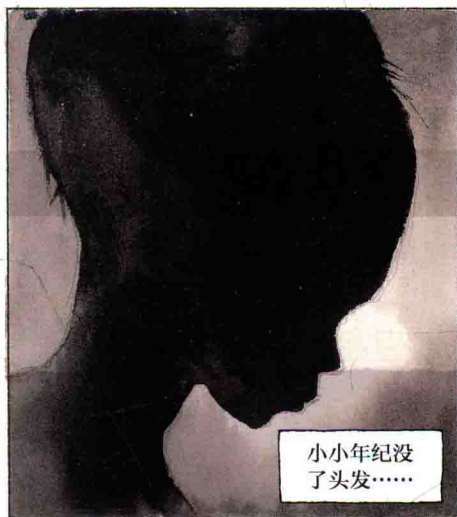




我还能回忆起给辐射受害者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们瘦骨嶙峋……



许多人的甲状腺被切除……



小小年纪没了头发……



由于受到严重的辐射，普里皮亚季的孩子刚出生就是畸形。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约有500万人的生活受到核泄漏的威胁，有300万儿童一生都需要各种治疗，有27万人生活在受到“严格监控”的区域内，共4000人在接触到核辐射的第一时间里死亡。

官方报出的死亡人数受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质疑。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联合国里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由该组织发布的数据的有效性自然会让人怀疑。

这些非政府组织将死亡人数的估算25000人提高到10万。未来将有50万人陆续受到核辐射的影响。

2010年初，纽约科学院公开表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造成的污染是持续性的，从1986年到2004年间，陆续有大约100万受害者死亡。